

第三章

《白螺壳》：卞之琳多思的“宿泪”

《白螺壳》一诗写于1937年5月，依照晚年对个人“雕虫”历程的总概性回顾，处于卞之琳写作的第一次“小浪潮”（1930—1937）的收尾阶段，实为卞之琳前期诗艺与思想最为饱满的呈现。该诗诞生不久就获得诸如废名、朱自清等诗人前辈的惊赞及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赢得很多专门研究“现代派”文学团体或卞之琳的学者如孙玉石、江弱水等人的青睐，反复引用有之，详细探讨有之，自然也不乏细读。

相比其他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因重暗示素以晦涩著称。不过在晚年追忆已故老友李健吾的时候，谈及当年因《圆宝盒》引起的批评公案，卞之琳却以“古典主义”之名对个人的诗歌特征进行了委婉的自我辩护。所谓“古典主义”的写作风格，也即具有“讲条理，讲层次，咬文嚼字的洁癖”^①。具有类似风格的诗作，如果找到特定的线索，较为适合精致的细读批评，可以曲尽其妙而并不牵强。此诗的细读工作历年来虽不乏有人，却往往脱离诗歌给定的上下文脉络，而在该诗的具体结构与细节处，尚大有可以探讨与分析的空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那些解读过分含糊或跳脱的地方，卞之琳诗歌艺术的独特幽微用心才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借助对《白螺壳》一诗的精到把握，评论卞之琳常用而几乎泛化到无意义地步的“智性”一词，也许可以获得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分

^① 卞之琳：《追忆李健吾的“快马”》，载《卞之琳文集》（中），2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析的旨向。

写作背景

就《白螺壳》一诗的诗歌灵感来源与形式，孙玉石先生已清晰地指出了卞之琳与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密切关联：“卞之琳此诗的命意构思”，受瓦雷里《人与螺壳》一文的启迪；形式上则化用瓦雷里的《蛇》或《棕榈》的诗行安排与韵脚搭配。虽受瓦雷里的渊源的影响，对于深谙“化古化欧”之道的卞之琳来说，《白螺壳》一诗更能呈现其别出机杼、匠心独运，在规则内显慧心的特质。

具体细读前，了解一下诗人写作该诗的具体背景，可以消除解读时不必要的隔阂。虽然卞之琳“喜爱淘洗”的写作方式，往往泯灭了诗歌动机触发时私人的印迹，不过，这首诗的大致背景还历历可寻。考察这首诗的写作时间——1937年5月，当知写作此诗时，正是卞之琳与师陀也即卢焚旅居杭州的“暮春时节”。此前卢焚已租住孤山俞楼，卞之琳随后前来，驻足“杭州里西湖西北岸陶社”。按照卞之琳本人陈述：陶社东邻为一“并非名胜的禅寺”，夜半惊醒，听见了隔壁传来的“礼忏声像江潮滚滚”。就是在受到这种无端的触动后，卞之琳“才在那里写下了《装饰集》最后两首诗”……收入《装饰集》里的最后三首诗分别为《白螺壳》《淘气》《灯虫》，也可以间接说明。

不过，透露写作地点的更确凿也更关键的信息却还隐在诗里。该诗第二节，出现了“烟雨”“风”“柳絮”“燕子”等词，无疑不在暗示暮春时节，湖畔烟雨蒙蒙，风吹柳絮，燕子穿梭的时令氛围。结合相关文献，联系诗歌文本，将上述信息延伸开来，大概也能破除一般理解该诗结构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的地方。历来学者解读该诗第二节时，容易将其理解为“白螺壳”的自白，也当然地将“我”与“白螺壳”的对话场景设想在海边。类似的误解说明了作者和批评家之间往往存在着时空、写读的境遇隔阂。相比于写作时的不言自明，细读与阐释之时，常常面临难以把握分寸的尴尬。卞之琳的写作，虽自谦“和健吾为文同样会不由自己而东拉西扯”，但其置身所在的“彼时彼地”，连同一向遵循的“古典主义”写作原则，反过来也会提供解读与阐释的限度与上下文，否则对于炼字成癖的卞之琳来说，难以理解为什么“白螺壳”会笼罩在一片“烟雨”而非“浪花”中。

“我”的“惊叹”

遵循诗歌自身提供的四个章节层次，沿着诗歌延展的上下文脉络，可以看到卞之琳的思路有层次有条理地往前推进。第一章节里，诗中的“我”为“漏”到手中“空灵的白螺壳”发出了感叹与惊呼。虽然瓦雷里的《人与螺壳》为卞之琳提供了命意的启迪，可是一个“漏”字，一个“洁癖”，卞之琳将自己与瓦雷里的感悟明显地区别开来。

空灵的白螺壳，你
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

联系写作背景，可能为卞之琳在西湖边买到或遇到“螺壳”，由此兴发感动。相比瓦雷里文中路人在海滩上捡到螺壳的顺遂、自然，诗中“我”手里的“螺壳”却迭经人手、辗转各地，无意遭逢而漏到了“我的手里”。小小的“漏”字，暗中提示了“我”与“白螺壳”的相逢，并非发生在类似于瓦雷里诗中的海边；诗中的“我”，由于“掌心里波涛汹涌”从而引发了对大海也即造化的“神工”与“慧心”之感叹，似乎雷同于瓦雷里《人与螺壳》的思路，但是瓦雷里因螺壳的斑纹与形状而感叹造化的神工，诗里的惊叹，主要集中于“有一千种感情”的“白螺壳”所保持的那种“孔眼里不留一丝纤尘”的“空灵”，“螺壳”之所以为“白”，也是为其不沾滞碍的空灵之气增色。

该节最后一句：“你这个洁癖啊，唉！”可理解为“唉，你这个洁癖啊！”的倒装。为配合这首诗的韵律，以“唉”来压第七行的“海”。卞之琳历来注重形式，这首诗更是法度严谨，严格恪守《蛇》或《棕榈》的韵律，始终保持该诗的形式为一节十行，每行四个音顿，由一个单音节与三个双音节构成，每节内部韵脚按照 ABABCCDEED 方式押韵，两节之间实行换韵。不过，更合适的理解也许并非倒装，而是展现出一种因“白螺壳”的“空灵”状态引发的惊叹，并延伸到“我”自身黏滞徘徊的纷乱心绪，难以言尽，只能由“唉”字作结，自然引出下节诗。

“我”的感悟

当“白螺壳”之“空灵”状态，泯诸色相而空诸形迹，引发了“我”的惊叹，“我”忍不住当下现身，展示“白螺壳”带来的感悟，而这也回应了上节诗中的“惊呼”。

请看这一湖烟雨
水一样把我浸透，
象浸透一片鸟羽
我仿佛一所小楼

“小楼”的比喻，对应了“螺壳”的容器形象。小小螺壳置身汹涌的大海中，海浪的诸般声音又被含在壳里回荡；“我”置身湖边，烟雨蒙蒙也将“我”像鸟羽般浸透；暮春时节，湖边的“和风”“柳絮”“燕子”也翩然穿过。如果说“白螺壳”有一千种感情，“我”仿佛“小楼”一般，不仅渗透了自然烟雨的涸痕，还可能接纳了更为珍贵的人类情感。

楼中也许有珍本，
书页给银鱼穿织，
从爱字通到哀字——

银鱼，俗称“书虫”，也称书蠹。珍本经历岁月被书蠹蛀蚀朽烂的日常现象，通过“从爱字通到哀字”这一句，一下子提升为奇喻，“银鱼”神奇地化身为时间，其蛀蚀毁灭的破坏性行动也突然转化为带有建设性意味的“穿织”。“穿织”一词最可见卞之琳化腐朽为神奇的修辞功底，以“穿”顺承上文“穿过”“穿梭”等词中的“穿”字，带来时间引发的流逝之感，又以包含拆编两个相反相成动作的“织”字，暗示了感情的低回、变化、积叠……由“爱”开始，却抵达“哀”，经历时间而来的复杂心绪由此表达得淋漓尽致。诸般复杂纠结的情感含蓄其内，不是也可如“有一千种感情”的“白螺壳”一样，仍然保持空灵吗？在列举了自身像小楼一般包纳了风物、情感后，“我”忍不住再次顿悟般地自我回答：出脱空华不就成了！“空华”一词为佛教用语，也即虚幻之花、妄念而已。“出脱空华”，并非意味着诸般情感为妄念痴见引发的色相就皆为虚妄空无，只不过要保持不滞不碍的状态，脱离佛教所

谓的“执着”状况而已。这里带来“出脱空华”的顿悟,其契机恰好来自“有一千种情感”却“孔眼里不留纤尘”的“白螺壳”所保持的不黏不滞的空灵境界。

该诗的主题,易如朱自清先生一样指认其为“情诗”,多由诗中这句“从爱字通到哀字——”而来,考察卞之琳彼时彼地的纠结心态,正和他1936年10月回江苏海门老家奔母丧后去苏州探望张充和有关。

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①

所谓“《无题》等这种诗”,被收入题献给张充和的《装饰集》,包括写于同一时期(1937年5月)的《无题》组诗、《妆台》《淘气》《灯虫》等。“白螺壳”即为其一。这一时期诗里常有的佛教用语,据他解释,既与前文提示的,写作该诗时受到毗邻禅寺夜半潮涌般的礼忏声的无端触动有关,也因卞之琳自认为其时与张充和“感情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②,私心里患得患失,纠结不已,还要“迎合朋友当中的特殊一位(即张充和)的柔情与矫情交织的妙趣,而不免在语言表层上故弄禅悟”^③。就此而言,该节“楼中也许有珍本”自下三句,无疑指向的就是爱情,这一诸般爱中“情欲的爱”。句中最为平常也极为微妙的一个词“也许”,一下子将这一指向爱情这一狭窄领域的诗的可能性,扩充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境界。也就是说,“爱情”这一珍本也只是“楼中”诸般情感色相中较为珍贵的一种罢了。正因为如此,当朱自清认为内容上这是一首“情诗”,作者却指认出来“也象征着人生的

①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载《卞之琳文集》(中),45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卞之琳:《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载《卞之琳文集》(中),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③ 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载《卞之琳文集》(中),26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理想跟现实”^①。诗中对私人感情的处理方式，很好地阐释了卞之琳个人的艺术处理方式：他认为自己“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但同时天性“怕公开我的私人情感”，所以往往“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②也是因为这首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感情这一偏狭领域，从而延宕铺展出后来的三四节。

“白螺壳”的自嘲

一般情况下，《白螺壳》如果至此打住，因其法度严谨、比喻奇妙、意境高渺，不失为一首咏物的神来之作。卞之琳一向“喜欢淘洗”，更应如此，如他的《归》《对照》《航迹》《睡车》等诗，规格都不大。可是一如这位木讷多思不擅辩论的诗人，也写了类似《成长》《惊弦记：论乐》《安德雷·纪德的〈新的粮食〉（译者序）》《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等长论，实在是因为这些文章浓缩了他从经验与沉思中提纯来看待世界人生的系列辩证框架：相对与绝对、螺旋前进的人生观等等。所以，与其他短诗比较起来，较为集中探讨观念的《圆宝盒》就文质彬彬，逐层递进；《白螺壳》同样也如此。在诗中，小小的“白螺壳”之“空灵”，之所以能够触动“我”当下即悟，正是因为“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③。不过，这样的领悟，只是诗歌文本的第一个层次。

在听到了前两节“我”的赞叹后，第三节一开始，白螺壳就发出了疑问：“玲珑吗，白螺壳，我？”“玲珑”者，也即精致之意，“空灵”的“白螺壳”自我反问：我，白螺壳，非常精致吗？持有这种“玲珑”心的“白螺壳”随后自我剖析人世遭逢的解嘲心态。

大海送我到海滩，
万一落到人掌握，
愿得原始人喜欢，
换一只山羊还差

①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载《新诗杂话》，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②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载《卞之琳文集》（中），44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③ 陆机：《〈豪士赋〉序》，转引自卞之琳《惊弦记：论乐》，载《卞之琳文集》（中），3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三十分之二十八，
倒是值一只蟠桃。

散落在海滩上的白螺壳，自在无碍。如果不幸落于人世的话，却几乎无用于世。几个连环使用的关联词与副词：“万一”“愿得”“还差”“倒是”……曲折委婉地传达了“白螺壳”无补于世的复杂心态。

留在大海里，尚能保持玲珑之心，可是一旦落到了人类手里，“白螺壳”大概就只在漫长的原始时期某个阶段充当等价交换物的货币，后来退化为人类赏玩的“小玩意儿”，顶多起“装饰”作用。之所以用“还差／三十分之二十八”这种“还差……”的句式，有着形式上保证一节十行与押韵（“差”和“八”）的功能，但主要还借助较大的数字，“三十”与“二十八”反衬出“白螺壳”即使在“有用于世”的原始时期，也价值甚微，不值一提，所以后面的“倒是值一只蟠桃”，更像自我解嘲：“哦，我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值一只蟠桃嘛。”即使“无补于世”也不打紧，可是“白螺壳”更害怕自己会引发“多思者”的“愁潮”。

怕给多思者拾起：
空灵的白螺壳，你
带起了我的愁潮！

上面三句有个套中套的结构，一方面承接了“白螺壳”的自我陈述，害怕引发多思者的“愁潮”，同时害怕什么来什么，恰好又启发了“我”，一个“多思者”，在为其“空灵”之心惊叹感悟后，因“白螺壳”刚才的一番表述，忍不住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悲叹！所谓“哀乐相依”，不外如是。这一套中套的结构方式的微妙之处还似乎传达了一个心灵契合的场景：当“白螺壳”刚刚表露个人的担忧“怕给多思者拾起”，尚还没有阐释，这时“我”就心有戚戚，发出了“你／带起了我的愁潮”的惊叹！

多思的“宿泪”

早有相当多的论者指出卞之琳诗中“沉思者”或“多思者”的形象。不过，对于“深思者”的倾向特征最为形象的阐释，还是卞之琳本人。在《成长》一文中，卞之琳形象地刻画出了“多思者”“预先想到”的思维方式：

……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上车站接你的亲人，而预先想到了一两个月后送丧似的凄凉？预先想到了人去后的屋子里留下了凌乱的一堆废纸，被喝剩了半杯的、尚有微温的红茶？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赴一个约会而预先想到了隔雨的红楼之间，踽踽独行，心中回旋着“珠箔飘灯独自归”？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听“霓裳羽衣”而预先想到了“夜雨闻铃”。

一切都何必当初，则世界完了。一个人似应当知道，这还是有福的，如其在“鸡鸣枕上，夜气方回”的时候，能有“繁华靡丽”的一梦可叹。怕只怕，回过头来，一片空白。^①

第四节开头几句，再现了“多思者”“见目思珠”之“可怕慧眼”。正如“多思者”看见“花刚在发芽吐叶，就想到菱谢”，“我”刚刚还在赞叹“白螺壳”孔眼里不留纤尘的“洁癖”，诗歌的主题突然就上升到了生/死这一开阔而又苍茫的层面。

我梦见你的阑珊：
檐溜滴穿的石阶^②，
绳子锯缺的井栏，
……

“阑珊”，也即零落、凋敝、衰残之意。“多思者”“我”，梦中预见到拥有“空灵”之心的“白螺壳”的衰残凋零之日。你看，连坚硬的石阶都被“檐溜”滴穿；青石垒成的井栏也被绳子锯缺。省略号的使用，当为“多思者”联类到更多因时间而来的看似永恒之物的衰朽，不一一列举，也可理解为不忍呈现拥有“空灵”心的“白螺壳”衰残之晚景，干脆省略，而以这句富含哲理的格言——时间磨透于忍耐！——结束了这一“预见”。该诗行里的“于……”与下三行里的“还诸……”句式，皆为文言句法，被卞之琳灵活地化用在白话新诗中，一度成为他的诗歌标签。虽然一直以来，卞之琳将“忍耐”看作一种正面的人性品质，指在完成“结晶”之前需要做的较为长期的

① 卞之琳：《成长》，载《卞之琳文集》（中），1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② 需要注意这里的“阶”，在南方口语中发 gāi 音，与第四节第四行“忍耐”的“耐”字押韵，属于卞之琳曾经提及的“土音入韵”现象。“土音入韵”这个提法，参见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载《卞之琳文集》（中），32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工作修养与准备，是走向“奇迹”“成功”前的必要阶段，但在这首诗里却意味着，在忍耐中时间磨透了“白螺壳”之空灵状态。而无论“阑珊”或者“磨透”，其实都是相对含蓄的说法，真实的含义意味着新陈代谢意义上的推陈出新、死生更替，所以在暗示了“白螺壳”之“阑珊”后，诗人更无情地进一步以排比句式完成了这种世事更替、新陈代谢的似无情似有情的发生。

黄色还诸小鸡雏，
青色还诸小碧梧，
玫瑰色还诸玫瑰

清新的嫩黄色，对于鸡这一种属而言，出现在出生不久的小鸡雏身上；同样，也只有稚嫩抽叶的小碧梧，才具备澄亮的青碧色。可在随时间而来的成长发育中，它们清新的嫩黄色，或澄亮的青碧色逐渐磨损、消耗、憔悴乃至枯萎，走完新陈代谢中的一环，而在新的一轮代谢中，清新的嫩黄色或者澄亮的青碧色重新出现在下一代的鸡雏或碧梧身上，而这，也就是“还诸”的准确含义。在“黄色还诸小鸡雏 / 青色还诸小碧梧”后，又随了一句“玫瑰色还诸玫瑰”似乎不太符合卞之琳一向文字简洁的原则，却多少呼应了前文中包含的爱情子题，更是为了满足十行一节的形式感与押韵的需要。

至此，可以说诗歌中的悲哀之情已经发展到了鼎沸，但文意却又翻空出奇，“又小小的兴了一点波”^①，尽管“宿泪”的含义有待进一步展现：

可是你回顾道旁，
柔嫩的蔷薇刺上
还挂着你的宿泪。

诗歌最后选取了这样一个“回看道旁、蔷薇含泪”的画面，其实浓缩了诗中的“我”如何看待生死的人生姿态。“道旁”之意，意味着人的一生不过是光阴之过客，没有归宿。从某种意义上，卞之琳将在《成长》中的个人思考又一次浓缩在这短短的三句诗中。在《成长》一文中，在围绕“相对 / 绝对”这一话题借助孔子与庄子的人生观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后，卞之琳触及了一个人类较为普遍的现象：“虽然，方向间或不同，距离容有差异”，

① 卞之琳：《亨利·詹姆士的诗人的信件——于绍方译本序》，载《卞之琳文集》（中），4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不同的人都在寻梦也即理想的“远方”。可是，在死亡之终结的绝对性面前，“谁不知道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呢”？那么，问题在于，在终究必死的空白面前，人生意义何在呢？英国诗人格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给予坎坷一切他所有的，一滴眼泪，
他得自上苍一切他所求的，一个朋友。

——《墓畔哀歌》^①

瓦雷里在《海滨墓园》中传达了另外一种感悟：

像果子融化而成了快慰，
像它把消失变成了苦美
在它的形体所死亡的嘴里……

虽然卞之琳承认在死亡带来的绝对空虚的基本前提下，格雷或瓦雷里的诗歌主旨“自然落套”，并无新的东西。

虽然根株仍然离不了一样平常的泥土，这总是两朵奇葩，因为开得妙，开得美。而且，单是提到他们这几行，我就得了安慰了。格雷写那两行，好像一上一下，拨两粒清脆利落的算盘珠。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笔账可结，也就不虚此生了，也就是结了实了。瓦雷里的果子呢，上口真是甜着哪。既然不免于一吃，何妨做一个可口的果子。^②

诗行末尾的“宿泪”，取径于格雷诗中的“那一滴眼泪”。“那一滴眼泪”，落在预知终点必死之空白的深渊里，在《成长》一文中，按照卞之琳的思绪则可阐释如下，尽管“种菊人为我在春天里培养秋天”，对于“多思者”如卞之琳而言，见“花刚在抽枝发芽，就想到萎谢”，可是既然在格雷的《墓畔哀歌》中，死亡来临之前“有所给（眼泪），也有所得（朋友）”，瓦雷里的果子“既然不免于一吃”，何不做一个“可口的果子”呢？那么——

① 格雷与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中的引诗，均出自卞之琳《成长》，载《卞之琳文集》（中），2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卞之琳：《成长》，载《卞之琳文集》（中），22~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